



深空时代  
*Deep Space Age*

刘汉太 著

A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 深空时代

*Deep Space Age*

刘汉太 / 著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空时代/刘汉太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4

ISBN 978-7-5396-4864-4

I. ①深…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4388号



出版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岑杰 姜婧婧 装帧设计:丁明 张诚鑫

---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销部:(0551)63533889

印制: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25.25 字数:400千字

版次: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35.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目 录

- 第一章 升空 1
- 第二章 陨星 6
- 第三章 葬礼 20
- 第四章 飘浮状态 26
- 第五章 篱笆花谢了又开 29
- 第六章 浴火的爱 49
- 第七章 远方的朋友 55
- 第八章 释放织女号 62
- 第九章 图书馆的欧阳丽莎 66
- 第十章 翻滚的噩梦 74
- 第十一章 槟榔的味道 77
- 第十二章 险棋 89
- 第十三章 王妹的心思 93
- 第十四章 太空记者招待会 101

- 第十五章 陈浩的生日 107
- 第十六章 陈年旧事 114
- 第十七章 蚕儿结茧了 127
- 第十八章 米老鼠和唐老鸭 131
- 第十九章 月光下的报告会 140
- 第二十章 悲痛 149
- 第二十一章 灰霾 153
- 第二十二章 爱心 159
- 第二十三章 梦工厂 172
- 第二十四章 格根塔拉之旅 175
- 第二十五章 双行星 187
- 第二十六章 重访黑森林 193
- 第二十七章 百分之一百先生 209
- 第二十八章 茶道 214

- 第二十九章 暗示 219
- 第三十章 太空芭蕾 229
- 第三十一章 愉快的周末 238
- 第三十二章 异国情天 244
- 第三十三章 家访 252
- 第三十四章 拯救行动 264
- 第三十五章 冲突与和解 271
- 第三十六章 快乐时光 276
- 第三十七章 礼物 286
- 第三十八章 金雨自天而降 294
- 第三十九章 香醇的丹桂花 301
- 第四十章 夜阑更深 311
- 第四十一章 轨道诗情 315
- 第四十二章 风波 322

第四十三章 理想的星球 330

第四十四章 重病 332

第四十五章 穿越黑障 339

第四十六章 呼唤 350

第四十七章 生命的洗礼 360

第四十八章 香江重逢 369

第四十九章 薇薇归来 379

第五十章 王妹走了 387

第五十一章 探月计划 391

第五十二章 神湖 398

# 第一章 升 空

运载宇航员的三菱吉普在大漠上疾驰，扬起的烟尘像龙卷风。

透过车窗，陈童看到白色的火箭已矗立在高大的发射架上。

火箭分为四节。最下面是燃料助推器，然后是轨道舱，轨道舱上面是返回舱，最上面是逃逸舱。逃逸舱的上面还有一个三角形的箭形天线，那是劈开空气阻力的利剑。

一个身着蓝色工作服的官员站在跑道前头等他。那是陈童的哥哥——中国航天中心主任陈浩，他是专程从北京赶来指挥本次飞船发射的。

此刻，他的身边站着一排漂亮的礼仪小姐，她们举止优雅、笑容可掬，手里捧着大束鲜花，身姿像柱石一样笔挺。

她们已经等待航天员许久了。

车门洞开。陈童步伐铿锵地走下来，白色的航天服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泽。在他的身后，整齐而有节奏地走着的是他的队友——马明与江彪。

他们刚走几步，几名礼仪小姐便快步跑来，把鲜花献给他们。

“欢迎你，陈童！”陈浩高大的身子刚毅笔直，紧握着陈童的手似有千钧之力。

“首长好！”陈童想叫他哥哥，可又觉得在这严肃的场合有些不合适。

他咽了口唾沫，举手行了个军礼。



陈浩深情地瞥了他一眼,接着与马明及江彪一一握手。

周围的送行者一齐鼓掌。

“祝你们成功!”陈浩满怀期望,声若洪钟。

“我们一定不辜负首长的期望!”陈童代表大家回答。

“我等待你们凯旋!”陈浩深沉地望着他们,说了第二句话。

“谢谢,谢谢!”陈童和战友一齐答谢。

“保重,保重,保重!”陈浩重重地拍拍他们的肩,为他们做最后的送行。

“再见!”

“再见!”

陈童和马明、江彪向大家挥手,然后被礼仪小姐簇拥着送到发射塔下。

他们把鲜花抛向欢送的人群,头也不回地攀上扶梯,走向飞船。

这是8月18日的下午,晴空万里,白云飘荡,清风习习,沁人心脾。航天员看到阶梯的上方,白色锥体上“天穹号”三个字闪着红光。舱门开着,里面的仪器和线路一目了然。舱门后面的浮雕是草原雄鹰。它双翅高扬,双脚悬腾,双目却紧盯着脚下的大地。这一形象绝佳地诠释了“地球—太空—航行者”的三重意义。

宇航员们在舱门边停了下来,按照规定对着它履行庄严的手续。他们依次用笔在浮雕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

——陈童

——马明

——江彪

默视着自己的名字,他们一齐肃立,朗诵誓词:

——我们已经做好飞行准备!

——我们自愿执行这一使命!

——我们决心为人类的太空事业做出贡献!

誓毕,他们健步跨进舱去。砰的一声,舱门在背后关闭,天穹的浮雕裸突在他们

面前。随着煦煦的声音，舱内清风徐动，灯火通明。

他们仔细检查仪器、设备、用具，然后拉下面罩，各就各位，用缚带捆住自己的胳膊、腰部和大腿。

离起飞还有一段时间，他们必须耐心地等待。

飞船里十分安静，静得几乎能听见细菌咬齿的声音。他们都没有说话，一个个面孔紧绷。他们互相凝视，表情肃然。

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指令长陈童把目光移向舷窗——湛蓝的天空飘着游丝似的网状云彩，几只秃鹫正在盘旋。

哦，多好的天气，多神的鸟儿，多美的景色！他在心里赞叹着。

舱里的原子钟嗒嗒作响，清脆的声音在陈童的耳中如同重锤敲击。

哦，快了，快了！他在心里念叨着。

“天鸢、天鸢，准备好了吗？”耳机里传来总指挥陈浩的询问。

“报告首长，准备好了！”陈童响亮地回答。

这是最后的确认，最后的程序。

这是天鸢号告别地球前的最后一刻。

发射指挥室是一个由电视屏幕组成的世界。

各种画面显示着“现在进行时”：

——向火箭加注推进剂的管路已经被撤走；

——宇航员都已固定在躺椅上；

——火箭和卫星及地面控制站连接的测试电缆自动脱开；

——扶持火箭的塔架像鸟翅一样张开并缓缓离去；

——航天器通过自身携带的蓄电池向各仪器供电，仪器工作情况通过卫星和火箭上的遥测装置向外发送；

.....

绿灯不停地闪烁。各种电子仪器嘀嘀地鸣叫。深空雷达早已打开。一切表明：发射准备工作正在顺利进行。

陈浩满意地点点头。

时针指向 15 点 20 分。陈浩发出了第一道命令：“5 分钟准备！”

“5 分钟准备！”电子讯号迅速传递到飞船的各个测控站及雷达跟踪中心、电视转播中心。

在此之前，航天器由于遭到沙尘暴的袭击而推迟发射，曾令人焦虑不安。现在好了，在这风和日丽的天气里，一切都不用担心了。

陈浩不由得舒了一口气。他从屏幕上瞥了一眼飞行舱里的陈童。他躺在指令长的位置上，戴着白色手套的双手安然地扶着座椅两边的托板，嘴角流露出的不是紧张，而是一丝轻慢、一种充分的放松。

他不由得在心里骂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老三，你总是这样的满不在乎！

他看了一下表：15 点 29 分。

是时候了。他威严地下达了第二道命令：“1 分钟准备！”

“第一级火箭准备点火！”副总指挥喊道。

计时钟的指针越来越接近零点：“5、4、3、2、1，点火！”

陈浩话音刚落，就见一团杏黄色的火焰从白色火箭的底部喷出，闪电般地穿过发射基座下的导流槽奔向天空。随着山呼海啸般的巨响，大地开始剧烈地震颤，火箭腾地蹿向天空。

——火箭转弯。

——第一节火箭脱落。

——第二节火箭脱落。

发射指挥室里不断传出轻轻的惊叹声和欢呼声。

“卫星按计划进入轨道！”游弋在大西洋上的测量船报告，“根据讯号，飞船已开

始正常工作。”

“好!”指挥室里响起一片掌声。

就在此时,陈浩悄悄抹去额上的汗水。

陈童和队友们进入了失重状态。有一阵子,他们像空竹抖动、陀螺旋转,失去了把握。他们的身体似乎悬浮起来,心像被穿在一根麻线上荡悠。“震颤”与“极速”,这是他们反复感受的词语。

蓦然间,陈童想起了爱说爱动的父亲:老爷子,此刻您在做什么呢?

## 第二章 陨 星

一颗巨大的流星穿过苍穹，像在天空中燃烧的一团幽蓝的火焰。它亮得耀目，亮得奇幻，亮得让晨起爬山的陈戈将军心灵为之震颤。

等到他回过神来时，那颗星已经化为星雨，坠落在远处的苍莽山林之中了。

陈戈穿着一件纯羊皮的棕色夹克，两襟是潇洒的斜形口袋。他把两手插入袋内，心中一阵彷徨。过了一会儿，他想继续沿着石阶往上登，可挪不动步子。他的心仍滞留在刚才流星坠落的地方——星光熄灭的瞬间，天空出现数道白色的烟雾，随后传出一阵地动山摇的巨响。

陨石很可能掉在那片茂密的森林里面，得找到那块陨石。陨石不仅是稀世之宝，而且是人类研究天体运动、宇宙形成以及外星生命必不可少的材料，更何况是罕见的陨石雨，几十年才出现一次！这些美丽的神奇的太空漂泊者要是能用照相机拍摄下来该多好啊！可惜身边没带数码相机，一切都没料到，一切都没准备。

顺着台阶，他走向路旁的松林。为了行动方便一些，他索性把夹克脱掉，搭在一棵针叶松上。他只穿着绒衣，像头老牛一样喘着粗气。这时候，要是有个熟人认出他，准会诧异：老将军大清早在山上干吗呢？他准会说，不是天鹫号上天了吗？不是说早晨4点多飞船会经过本市上空吗？我儿子童童在上面呢，我能不关心吗？

山坡上树茂林密，大多是水杉和马尾松。它们的枝干上长满鳞片，针叶在露水的

沐浴下闪着鲜亮的光泽，仿佛镀了一层银色。老将军喜欢闻松树的味道，清纯中带一股青草的气息，又似果子的清香。在此之前，他正在天空中寻找卫星，不料天空布满云彩。而正在他遗憾的时候，却突然看见了陨星。此刻，他顾不得多想，只是凭着瞬间的记忆，寻找陨石的落点。他像只窥视猎物的猛兽，眼睛里闪着机警的光芒，仔细观察远处的山岭、树林、峡谷等隐蔽的处所。

在这晨光初露的早晨，山上静谧至极。突然，一群鸟儿从远处的黑森林中飞起，带着异常的惊叫，朝这边飞来。将军见到鸟群急促扇动的翅影，心想陨石一定是落在那里，把宿鸟吓着了。他仰望天空，彩霞越来越浓，光线开始充盈起来。那群鸟儿转了个圈儿又飞回去了，好像要看看事情的究竟似的。他确信陨石一定落在鸟儿回归的那个地方。

于是，他从树上取下皮夹克搭在肩上，顺着山脊往下走。

他走得口干舌燥，太阳穴砰砰跳荡，浑身疲倦不堪。毕竟上了年纪，雄心和体力不是一回事。找到陨石是一件吸引人的事，但寻找起来却颇费精力。陨石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通过它我们可以研究太阳系中所有行星的形成和发展情况，以及获取另一些地球上生命的信息。在远古时代，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些，古埃及人用陨石造武器放在法老的金字塔中，美洲的土著人用它祭神，巫婆用它碾粉治病，伊斯兰人更把它放在麦加作为“天石”来朝圣。他想起一则笑话：1492年，德国阿尔萨斯的昂西塞姆掉下一块巨石，迷信的人赶忙把这“上帝的赐物”用铁链系在教堂的墙上。后来这石头运到博物馆，展牌上写着：“许多人知道这块石头，但没人知道它的究竟。”

想到这里，将军轻轻地笑了。历史越过数百年，今天再没有人这样说了，但是，有关陨石的迷信仍然存在，什么“天降之石，必有灾兆”“天上掉下一颗星，地上死去一个人”等说法。这时，一丝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将军忽然感到压抑，仿佛无形中心头增添了什么负担，他的眉峰不由得高高蹙起。

将军似乎有些不舒服，脚步一点也不轻松。在一洼山泉旁，他不由得立住，审视着云霞及附近草木的倒影。他轻轻地蹲了下来，掬起一捧水搓了把脸，又咕噜咕噜地

喝了几口。清凉的泉水使他感到好痛快、好自在，他的精气神得到了恢复，下山的步履轻快多了。

他暗自思忖：这个太空幽灵的出现说明了什么呢？社会上纷纷流传一颗小行星将与地球相撞的消息，流传诺查丹马斯关于人类将要毁灭的预言，流传有关恐龙灭绝冰河时代到来的可怕神话——假如地球明天爆炸怎么办？此刻，他不由得想起了《圣经》中记述的被“天火”烧掉的城市索多玛和蛾摩拉，想起了1871年被烧掉的芝加哥。历史有没有什么隐情与陨石联系着？既然1944年就陨石里发现了“宇宙水”，外星生命的存在就是可能的。当地球发生爆炸时，遥远星球的文明世界会不会来拯救和接纳我们……

将军心烦意乱地往回走，他是为采撷草药给妻子林鹭治病才上山的。林鹭患有高血压症，林中的三叶草和红豆杉果对治疗有一定帮助。当然，大清早上山也因为他喜欢爬山，那陡峭的山峦可以锻炼他的筋骨、肌肉与体魄。

登上山顶之后，他总喜欢纵目远眺。他喜爱那开阔的天空，那奇伟俏丽的三座山峰。那看不厌的金剑峰，霞光中闪着赭黄的光泽，仿佛一柄越王剑；银剑峰披着一层白雪，仿佛白髯飘拂的圣贤先哲；铁剑峰一身漆黑，好似披坚执锐的将军。烘托群峰的是绵延的山岭，每一座山岭都有一个传说，“秀才看榜”的乐趣，“姐妹山”的传奇，“日月山”的爱情，还有“龙王沟”“魔鬼谷”“金银洞”……

将军望着它们，凭想象赋予它们各种诗意的形态和性格。

他坚信，在遥远的宇宙中，外星球上的山脉也是这样的，那里也许存在着比地球更古老、更迷人、更先进的世界。将军的思维进入了遥远的深空，眼前所有景色都幻化了，变成了外星球上的山脉、河流、平原……他深信所有的事物都有联系，人类对宇宙秘密的了解应该像对地球秘密的了解一样不断深入。也许这样说并不完全准确，与其说对外星球的了解，不如说是对自家的秘密的了解，譬如夫人林鹭的秘密一样——爱，不就是促使人们去了解、探索和占有吗？假如外星人是个美丽的情人，他愿为之付出心智、热血甚至生命。不同的是，将军毕竟老了，去职离休，赋闲在家，除

了看书、旅游，便是与林鹭打牌。当然，研究深空是他的终生爱好。他曾经是中国火箭基地的副参谋长、国防部第六研究院院长，还倡导设立了载人航天医学研究所。这事业可谓伟大浩荡，但却没能干到底，以致离休后他感到了更多的失意：悔，从此以后除了老伴，便只有深空属于我了。

是否冥冥太空赋予了我另一种活力与精神？他想，莫非宇宙胜过女人，永远美丽年轻？将军并没有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可他非常非常地热爱深空，就像当年热恋林鹭一样。

轻柔的杨柳迎面拂来，带着馨香，也带着女性的气息。陈戈不禁想到了年轻时的林鹭。那时候，她刚从上海跑到西北去，长发在身后飘动，就像一片云。他当时在基地，有天黄昏开车兜风看见了田间的林鹭。那时林鹭在兵团工作，脸儿白得像月亮，神态又像星光一般腼腆。他问她多大，她说 15 岁。他不知怎么就相中了，送给她一个日记本，里面夹着他的一张英武的照片，背面是两句诗：“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她低头接过去，涨红了脸不敢看他。后来，他常找借口与她谋面，慢慢两人就熟了。因为怕人说闲话，他悄悄让她当了兵，提了干。可后来上级调他到驻美使馆当武官，竟使他和她分开了 5 年。两人再次见面，先是抱头大哭，继而互相亲吻，然后便再也不肯分开了。第二天，基地司令员知道了这件事，非要罚他，指着他的鼻子叫：“罚酒，罚喜糖！”结合就那么简单，但爱却延续到今天。此刻，正在升起的太阳使陈戈想到林鹭那张稚气的脸，风中摆动的柳枝就像林鹭长长的辫子，而莺儿的鸣叫则使他想到林鹭当年的歌声。

陈戈突然觉得回到了初恋年代，压在心上的重负仿佛消失了，一切美好得如同赏心悦目的花地。他的思绪渐渐平静下来，心想“天上掉下一颗星，地上死去一个人”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他压根儿不想把陨星与林鹭联系起来，他想那念头准是怪诞不经。或许是太爱她了吧，爱之极深便忧之极深，忧之极深便会神乱心惊……

手扶着一棵白杨，他停了下来。从这个角度，正好观赏万泉市景。大纬二路贯穿



南北,仿佛一条汹涌的河流,那些舟舸则是奔驰不息的汽车。立交桥如同展翅欲飞的彩蝶,傍立一侧的国际饭店恰似巨树插入天际。高楼与高楼两相对望,形成了峡谷般的格局。车辆如兽,人则如蚁。他不知道外星球上的文明世界是否也是这个样子,他只感到文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破坏,一种对自然和生态的破坏。你看,人类在改造山岭河谷的同时,又在制造山岭河谷。他的目光渐渐移到了军区后院的那片宅地,那些一幢一幢的八角小楼,紫荆或篱笆的墙,半圆形的装着落地玻璃窗的客厅和上层的露台,前院点缀着花圃、鱼池、假山,后院栽植着葡萄、苹果、桂树之类。小楼上空不时飞过鸽群,楼前的银杏树上还有两个醒目的鹊巢。他忽然觉得,在万泉市里,只有将军院落是别具一格的风景。

外星人知道地球吗?知道城市吗?知道这片将军楼吗?

孤独的时候,往事便来填补空白。他喜欢回忆自己是怎样成为将军的。他的老家是苏北盐城,家境殷实,从小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他从7岁开始念书,一直念到师范。15岁时,父亲把他叫到中堂,指着一个白白胖胖、留一条大辫子的姑娘说,我们已经谈好了,她做你的媳妇,秋后成亲吧!她是他的远房表姐,长他8岁,虽说也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但他死活不答应。父亲不由分说把这事儿定了。自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呵!可他的脾气犟得像牛,对父亲说:“你逼我,我就跳河!”父亲吼道:“不听我的,你就给我跳!”他二话没说就跳入运河,不过没有死,而是水淋淋地爬上对岸,跑到泰州城铁匠铺当小伙计。后来,新四军来了,他扔下火钳便跟部队走了。

渡江战役时,他已经是连长了。强渡江阴段时,他挑选干部战士组成突击队,自己站在船头,亲自操一挺机枪掩护抢滩。后来,便有了“十大勇士”的称号,可他总不满意:“我是组织战斗的人,应该说十一勇士,我也算一个哩!”到抗美援朝战争时,他已是炮兵第八师的师长了。他的最大特点是足智多谋,打仗很少吃亏。刚进朝鲜那阵,部队被美军五万人包围于老秃山,情势十分危急。他率领战士搞游动炮,来个“背后飞雷”、“仙女散花”,炸得敌人鬼哭狼嚎,硬是打退了敌人九次冲锋,坚持到夜晚,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敌人包围的缝隙中溜了出去。从此,他的声名大振。